

蘿石山房文

ET 5428.9/414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2 1930

ChL 5428.4148

3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五十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尙書加七級

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左懋第

左懋第字蘿石萊陽人崇禎四年進士授韓城知縣有異政遭父喪三年不入內寢事母盡孝十二年擢戶科給事中疏陳民病兵弱臣工推委國計虛耗四弊責備內外諸臣俄言去歲被兵請守城抗節陷陣捐軀及貞女烈婦宜盡加旌獎行間則



申嚴軍律絕其退縮之心竝優旨報聞已陳貴粟  
之策請令天下贖罪者盡輸粟鹽筴則復開中之  
舊務令輸粟塞垣用充軍食時以彗星見詔停刑  
懋第慮遠方未曉請馬上速傳且極陳民困請嚴  
禁將士剽掠有司峻削又以輦下多飢民兩疏陳  
散米散錢收養嬰孩之法明年正月言近奉免徵  
勦餉之旨小民間之歡聲雷動但四方遼遠或數  
千里或萬里未必卽知卽知之而司下府府下州  
州下縣動踰旬月則有司先已徵收小民不霑實

惠亦乞馬上速行帝竝採納三月帝以風霾示異  
布袍齋居虔禱而風霾不止懋第言去秋彗星之  
變停刑詔朝下而夕卽滅何今日不然得毋陛下  
有其文未行其實致上天不信乎臣敢直以實進  
練餉之加原非得已但明旨減兵以省餉天下其  
知之而餉猶未省何也乞自今歲以後因兵徵餉  
預使天下知應加之數而官吏無所逞其奸以信  
陛下之明詔若刑獄一事乞以睿慮之疑信定諸  
囚之死生諸疑於心與疑信相半者悉從罪疑惟

輕之意則停刑可以止禁豈解網不可以返風乎  
尋言陛下屢沛恩音而四方死者猶枕藉盜賊猶  
載塗繇蠲停者止一二存留之賦有司迫考成催  
徵未敢緩是以無救於凶荒也請於極荒州縣下  
詔速停竝令有司息訟專以救荒爲務庶殘黎小  
補帝納其言於是上災七十五州縣新舊練三餉  
竝停中災六十八州縣止徵練餉下災二十八州  
縣秋成督徵十四年三月洛陽襄陽皆陷懋第極  
論楊嗣昌罪曰賊之披猖繇嗣昌薦熊文燦所致

文燦旣辟嗣昌當竝坐疏上而嗣昌已死乃止尋  
遣懋第督催漕運道中上疏言臣自靜海抵臨清  
見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爲盜者四米價至二  
十四兩人死卽取以爲食惟聖明垂念尋言臣自  
魚臺至南陽民爲流寇殺戮村市皆虛其他飢疫  
死者屍積水涯河爲不流賑掾安可不速也明年  
陳安民息盜策請核荒田察逋戶予以有生之樂  
鼓其耕種之心尋又言臣有事河干一載每進父  
老詢疾苦率言練餉之害夫三年來農怨於野商

歎於塗如此重派所練何兵今在何所勦賊禦邊  
其效安在四海萬姓之膏血既不登諸天府又未  
養及健兒空使衆心瓦解一至此極陛下猶不動  
念乎是時衆賢登進小人忌之帝入蜚語因會推  
事下吏部尙書李日宣等於獄懋第極論讒言不  
可信請帝保全善類俄言臣去冬抵宿遷晤督漕  
臣史可法言山東米價一石至二十兩而河南迺  
至一百四五十兩漕儲多逋朝議方需本色不收  
折色今淮鳳間麥大熟如收兩地折色易麥轉輸

豈不大利臣因思劉晏有轉易之法今歲河北大  
稔山左東兗二郡亦有收誠出內帑二三十萬分  
發所司及時收糴於國計誠便帝卽命議行懋第  
屢遷刑科左給事中保定總兵官楊德政兵潰潛  
逃已伏法而詔旨猶密封不抄懋第言德政有罪  
伏誅正當與天下共見何必密自今非軍機重事  
宜仍許抄傳再疏言紅本有當密有不當密者自  
十一年樞臣楊嗣昌欲蒙塞耳目是以密封最多  
沿弊已久不可不改皆不允尋因考選薦故給事

明史稿  
中姚思孝何楷李化龍張作楫御史成勇李模詹爾選林蘭友李右讜編修楊廷麟部郎葉廷秀其冬京師被兵劾督師范志完順天巡撫潘永圖承平巡撫馬成名防禦疏忽皆獲罪十六年秋出察江防劾南京大教場提督孫尙進貪橫亦罷去明年五月福王立進兵科都給事中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徽州諸府時

本朝大軍連破李自成兵大臣高弘圖等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懋第以母陳氏歿於北京欲因此

扶襯還葬遂請行迺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往而命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馬紹愉者嘗爲郎兵部尙書陳新甲令通款事於大清至義州而還未能得要領其後新甲誅死而紹愉以督戰致衄爲懋第所劾罷及是議遣使紹愉已起官郎中迺進爲少卿副懋第懋第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迹誼不敢辭但旣充使臣勢不能兼封疆重寄且紹愉前爲臣

明史稿  
五  
劾罷今不當與共事如必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  
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  
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  
經理聯絡之銜但銜命而往謁先帝梓宮訪東宮  
二王蹤迹而罷紹愉勿遣閣部議止紹愉改命原  
任薊督王永吉王令仍遵前諭懋第瀕行又言臣  
此行生死未卜願以辭闕之身效一言臣所望者  
恢復而近日朝端行事似少恢復之氣願陛下時  
時以先帝仇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

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黎氓則念河北山東之  
赤子誰卹更望庭臣時時以整頓士馬爲事勿以  
議和爲必成勿以和成爲足恃必能渡河而戰始  
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未言  
先帝殉難臣少繇諫諍臣少也遠如幽燕之地願  
勿以在遠而忘近如汲直之流願勿以逆耳而棄  
衆聽其言時齎白金十萬兩黃金一千兩緞絹數  
萬匹以兵三千護行十月朔次張家灣  
本朝傳令止許百人入都懋第服衰絰而往至則

館之鴻臚寺以不得祭梓官卽於旅所遙祭是月  
二十有八日卽遣還甫出京洪範請身赴江南招  
諸將劉澤清等降附而畱懋第等勿遣迺自滄州  
追還改館太醫院懋第處之恬然讀書不輟

順治二年六月懋第聞南京失守慟哭其從弟

先爲吏部員外郎

後歸

本朝授官來謁懋第勸之降懋第曰此非吾弟叱  
出之至閏六月十二日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  
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以不降  
而紹愉獲免



蘿石山房文鈔序

余竊觀在昔人臣捐生抗義代不數人至若中郎之於漢少師之於唐忠宣之於宋尤爲古今志士忠臣之冠至赫濯矣然而稱蘇者必及其詩稱顏者必及其書稱洪者必及其金臺之篇冷山之帙豈非文以人傳而人又以文傳其光明俊偉之氣之所發舒軒昂磊落之節之所寄寓一若日星之麗天而河嶽之附地有不容滅沒者乎甲乙之際萊陽左公以少司馬奉使北行引義自勝卒不屈

以死聞者壯之謂雖漢之武宋之皓唐之真卿殆不能過然而其文則未始有稱也去年冬映碧李先生以遺藁見示且命之序然後知公不獨精忠大節與古人相上下而詩賦之美文章之工又適相當焉其梅花屋草諸什溫柔敦厚則中郎之贈別也夏陽省垣諸作崢嶸突兀一如其人則少師之正書也北使二疏眷本朝以興隆審敵國之虛實則忠宣中興之報蠟丸之奏也是公於古人蓋無不及者又如此然予於是則更有說彼三人之

以文傳也豈遂能兼而有之哉工於詩者未聞其工於文工於文者未聞其工於詩也而公則不惟有之復且兼之然則公之文眎彼三人豈獨適相當焉而已或曰蘇之出年十九而歸洪之出年十五而歸而公則訖無朝天之日卽顏之死身雖不幸而國尙無恙而公則兼抱黍離之悲公之遇眎三人爲更剝矣夫嗇於彼者豐於此天其或者以此償公之遇耶或又曰不然洪之出善矣而其主則爲徽爲欽較公身殉社稷之烈皇奚若蘇之出

善矣而其友則爲陵爲勝較公誓死相從之小司馬又奚若且聞公母陳太宜人喜設忠孝時與公相摩切而顏氏相教無聞較公之移孝作忠以忠盡孝者又奚若卽以遇論亦未見天之豐於三人而嗇於公也然而公之文無不及而殆有過者何也夫以彼其節則自漢唐及宋志士忠臣莫烈於公以彼其文則自漢唐及宋志士忠臣亦莫備於公此雖公之性擅其至學詣其全而我國家祖宗功德之崇隆賢士恩禮之深厚超漢唐軼有宋亦俱可想見之嗚呼盛哉公原集甚略自先生多方搜輯而後公生平之撰述始備共計詩文章奏若干篇旣自爲之跋矣而又命余序其梗槩於右先生秉幽貞急風義之君子也觀其用心於公者若是可以知其人矣丙午正月昭陽後學陸廷掄頓首謹序

蘿石山房文鈔卷一目錄

奏議

召對恭紀

部試擬疏

御試策

陳四弊疏

糾邪臣疏

應詔陳言疏

實廣仁疏

應詔直言疏

詳察密封疏

劾罪督疏

辭闕效言疏

恭復諭旨疏

蘿石山房文鈔卷一

東海左懋第次公著

維揚李清映碧編

名對恭紀

崇禎十二年夏

崇禎十二年己卯五月初一日。吏部疏上考選諸人。歷履事迹等呈御覽。恭請皇上臨軒試。二十二日奉旨有該部院照例考授。面試候旨行之語。六月初十日。部試擬奏疏一道。即日擬呈。至十三日寅刻。上傳名臣懋第等十六人俱於十三日昧爽

來中左門。又名吏部。都察院。吏科。河南道。掌印官。  
來中左門。又名順天。巡按楊一儁。來中左門。是日。  
上。眎朝。各官散。臣第偕諸臣集午門外。卯刻咸集。  
入左掖門。候於皇極門東廊。上御中左門。閣臣先。  
入。又吏部左侍郎。吏科都給事中。爲東班。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河南道。順天。巡按。爲西班。臣第等十。  
六人隨西班魚貫入。升階。分班立。對揖畢。列班俯。  
伏門限外。行叩頭禮。上諭云。連叩。叩畢。起。分班立。  
上諭云。考選各官。臣第等分爲二班。跪聽。上諭云。

你每將各人奏疏中大意。各奏幾句。承旨起歸班。  
臣第等五人一班跪。臣先奏。陝西西安府同州韓。  
城縣知縣。臣左懋第謹奏。臣在部所擬奏疏。論食。  
以貴粟爲主。而屯政。鹽政。錢法。鈔法。俱陳其間。論。  
兵。言食之不足。皆兵不足額。有以耗之。兵精了。則。  
餉自足。臣所奏兵食大意如此。昔臣第不知上意。  
欲令詳陳也。次員已奏職名。蒙上諭云。第一員奏。  
的少了。再奏。臣又奏。臣所論屯政。鹽政。原是相表。  
裏的。鹽法。祖制原是招商開中。輸粟邊塞。給引派。

場支鹽商賈始糴粟以輸。久之多就邊耕田積粟以趨鹽利。屯田因此可舉。奏至此。上舉御筆。若有所書。臣又奏。臣所論錢法鈔法。亦是相表裏的。鈔出去。錢進來。錢出去。鈔又進來。鈔原是質劑之物。有放有收。鈔法方可行得。臣所論兵不足額。見十餘年間除舊額兵外。新添兵已二十餘萬。就有一半好的。也該十萬精兵。去年入。豈不能一番。一陣。竟是這樣光景。臣以此知兵不足額。故曰兵精則餉足。果能精了。目前兵也儘可練着。

用他。臣所奏兵食如此。奏畢。上諭云。第二員奏。臣一班五人奏完。上命起。臣第等承旨退東。又五人爲一班。又六人爲一班。以次奏完。上諭中使賜各官瓜果。閣臣同吏部。都察院。各官。臣第等隨其後。謝賜瓜果。叩頭。以次下階。至東廊下候。久之。上製策問。御硃書紙上。中使捧下。臣第捧之。復自東廊下階。於階下有預設桌十六。各書考選諸臣名。各設硯一。筆二。墨一。錫水注一。鐵鎮紙一。白柬一。迺試卷。又白紙二帙。迺起藁紙也。諸臣各抄御題。分

對日影移午。漸及試桌。上命中使設冰水一甕於側。內貯四竹筒。少頃。命中使移諸臣試桌東廊下。以避日色。皇上可謂體諸臣至矣。如此而臣不知所。以報。豈血氣之屬哉。臣第竭愚以對。申刻對畢。出。至十九日。奉聖旨。這考選科道部屬。俱炤欽定。炤缺填補。臣第卷蒙御筆書北科字。欽定次第一。至二十二日。填補戶科給事中。疏上。二十六日。奉聖旨。是。臣第以草野書生。擢爲進士。五載兵荒小吏。拔之諫垣。臨軒清問。尤人臣所不易邁。堯舜其君。儒者所學也。無隱以事。諫官之職也。臣敢不矢忠無欺。以不負所學。以修迺職。以仰報君恩。萬之一哉。戶科給事中臣左懋第謹紀。



部試擬疏 崇禎十二年夏

爲敬陳邊疆足食足兵。可戰可守。目前切要之務。乞敕在事諸臣。協力綢繆。以無誤安攘大計事。臣聞制治之道。貴於其未萌。而治道之說。莫備於孔子。其曰足食足兵。千古治幾在是矣。兵者國家恃以爲安攘之具。而非食無以養之。而耗食者亦莫甚於兵。故必食足而後可言兵。亦兵足而後食可足也。兵食俱足。而兵無虛伍。則自精。食無漏卮。則自裕。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安攘大計。豈不在此哉。

臣敢爲我皇上陳之。洪範八政。一食二貨。貨迺所以濟食之窮。而天下專尙貨。諸民間可用之物。皆謂之貨。而天下專尙金錢。國家所用。民之所供。又止以錢流通其間。而專尙白金。自漢文景而後。貴粟之政。皆舉皆廢。而專尙白金。未有改也。夫白金之爲質。一生而不可再。一成而不可廣。天地所生。止有此數。上下交尙。止此一物。歷幾千百年。而不窮。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金氣旣盛。穀氣漸衰。年多不豐。兵事數起。盛衰之數。有以召之。亦其理然矣。

臣嘗讀漢史。文帝之世。屢下詔蠲民間租。至景帝猶皆蠲民間田租之半。幾於三十稅一。臣竊嘗疑史之誣也。以我皇上仁愛蒼生。每遇水旱。輒爲惻惻。遇大荒。輒發帑金賑之。所以不能卽輕民間稅糧者。兵事繁而用不足也。皇上致治。將比隆唐虞。豈富饒不及漢。彼何以能蠲租用足如是。心疑之。及讀漢臣賈誼鼂錯之疏。始知文帝納其言。而貴粟之效也。誼之言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錯之言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臣願皇上下貴粟之令。

而屯政。鹽政。錢法。鈔法。常平倉。實無不相因並舉其間。臣非無說而處於此。今天下錢糧起解用白金。便遠也。而存留之數。非支官俸。則支衙役工食。不過本處用之。何不納本色。而使農獲之野者。必負之市。半糶穀價。所解幾何。而使天下之預備倉。化爲烏有。其解可止也。禹貢曰。百里賦納總。漸而遠至五百里。有納錘。納秸。納粟。納米。之不同。近畿甸服地。何以不酌輸本色之數。以實太倉。近邊三百里。應起解之數。何以不輸粟塞下。使兵士免貴

糶之苦。事例之開。每日納粟。則知義起於本色。民間生儒俊秀。何不使實輸粟太倉。而太倉粟多。可使各邊之人。輸粟塞下。給引入南北兩成均地。如近日勦餉例。他事例。可皆如納粟例。而太倉與塞下及州縣之倉。皆可有粟也。天下之利莫大於鹽。國初。各邊塞招商中鹽。令其輸粟塞下。給引。派場支鹽。獨不可察其例而行之乎。塞下粟多。令其月一奏所收粟數。可扣其應發餉數。以實太倉銀庫。臣嘗見各省解民運鹽課至京師。而又差官解至

邊。驛遞遲來。煩費多端。而道路皆有失。此事之不可解者也。且也輸粟支鹽。大賈趨輸粟之利。必就邊糴粟。而兵士所領之粟。即可變爲白金。漸必就邊開墾荒田以積粟。而適符我興屯之意。而屯政因可舉也。凡聚兵之處。許其增爐鑄錢。餉即可爲錢本。而錢即可以散餉。而錢法因可廣也。鈔法之不行久矣。欲行之。須得宋臣張詠所以限年爲界。而交易之意。有放有收。則鹽政可漸以鈔爲工本。而不可先強夫軍民。而鈔法亦可變通而酌行也。

粟皆多矣。而漢臣耿壽昌唐臣劉晏常平倉貴糴賤糶之法。始可倣而行。各倉充實之後。或按其數。間改折色一年。以充銀庫。則金粟相生。本末相權。而天下之元氣。與倉廩府庫。俱充足矣。財阜愠解。則治且唐虞。奚漢文景之足云也。臣之言食如此。而食之不足。皆兵之不足。有以耗之。臣又請言兵。夫兵有易聚難散之情。而餉爲易耗難清之數。此兵所以多之甚易。而汰約不精。餉所以日益而愈不足也。蓋一伍之中。有一人虛則一伍不清。一伍

虛則一營皆懈。有一營之懈。則前後左右營皆不可用矣。搶掠鼓譟。與臨敵而潰。皆始於此。兵不足額之流弊。一至此哉。太祖高皇帝謂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成祖文皇帝敕郭亮曰。軍在精而不在多。軍多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煌煌寶訓。洞悉兵情。皇上聖明法祖。亦在乎有以精之而已矣。有以精之。目前之兵。可以當而有餘。目前之餉。可以飽目前之兵。而亦有餘。今縣一漏器於此。江河之水。不足以實之。而一

井泉之水。可以足千百不漏之器。以足千百家之用。此非今日兵食之明鑒哉。皇上誠下貴粟之令。則太倉之粟必多。塞下之倉必實。各省之積貯亦厚。而食貨並行。金錢流通其間。從古未有兵不枵腹。民不苦荒。而猶有亂焉者也。皇上誠商精兵之策。則督撫有以制大將。大將有以制偏裨。偏裨有以制士卒。而賞始知恩。罰始可行。從古未有法能行而猶慮敵者也。皇上誠使兵精而餉因以足。今大惟三協要營。皆險阻地。能入我能守。偵

探可遠。烽燧可明。伏火可行。將帥與士卒實守邊而可以守矣。卽與戰而我與有主客之形。又有勞逸之分。將不敢逃。卒不敢潰。將帥與士卒實與戰而可以戰矣。乞皇上敕下在事諸臣。各精其兵。其餉自足。而力固已協矣。守則不入。且必不可入。戰則必勝。且必不得與我戰。此綢繆未雨安內攘外計。微臣之愚如此。惟聖明採擇焉。臣不勝悚惶待命之至。

御試策

崇禎十二年夏

制曰。目今邊腹多故。整理爲先。或者內平寇以安民乎。外以雪恥乎。東復大寧以壯左臂。西恢河套以強右股乎。必如何始復祖宗之舊兵。必歸衛以爲軍餉。必歸屯以爲食足。食足兵必如何始遵聖祖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之良法。諸臣各據謨猷。務期言必可行。行足爲法。逐件直對。勿作浮泛故語。勿爲虛套文章。或此數事之外。別有本圖。朕將以明切簡要定諸。臣殿最特問。臣對曰。天

下內患寇外。皇上勵精以圖天下。太平計日可待。而此昔之寇尙未息。尙。生財之道日增。養兵之用不足。至煩聖慮。下問及臣。敢不竭愚以對。流寇之患。在勦撫不得其法。勦之者。寇之所。在。兵則避之。偶爾相值。則塘馬賊與兵之塘馬。相約以言矣。賊之精銳。護其老營。仍以精銳綴之。而以所擄之民。充爲新賊。并其新所掠婦女金帛。令處其後。兵至而殺其人。以爲級。得其婦女金帛。牲畜以爲己有。塘報所稱某陣斬級若干。奪獲若干。

卽此也。賊乘我兵之掠。見勢大。則護老營而遁。固未傷其精銳一人。我勢亂而弱。則還其精銳以擊我。小敗不報。而塘報中。逞逞爲賊所挫者。皆坐此也。破此弊。而前之精銳。長驅殺賊。後另設斬級。收輜重之兵。使賊喘息不定。老營破敗。而一枝盡矣。又一枝繼之。兵威立而後撫可行也。如此則賊可息也。有道之世。守在四夷。自古記之。故禦夷之法。周得上策。守之謂也。遼在我國家臂地。淪之。海內已七去。而又三。畿輔所宜。以雪。

吾恥。但方議兵議餉。而百姓瘡痍未復。皇上料未  
忍卽勤出塞之師。須先有以制其不能入。而我後  
可徐圖。之策也。丙子間。七家嶺地雷伏。而  
不。東。今年春冷口地雷伏。而。出青山口。此可  
知之所。矣。而守口之將。須用遊擊以上。副總  
兵以下。守之。以其權重。可以制士卒。而遇事不敢  
苟也。其偵探傳烽。防守之法。莫備於先臣戚繼光。  
獨不可倣而行之乎。而其稽察之法。各口應各繪  
一圖冊。某口地形若何。某將守之。某敵樓守兵若

干。某燉臺守兵若干。各器械若干。一兵食餉若干。  
彙呈御覽。則三協情形。在皇上掌中矣。先三令五  
申之。皇上昔差風力臣一進抽察。或兵不足額。或  
餉不如數。據實上聞。輕則罰。重則斬其守將。并罰  
其帥。而不察之處。皆不敢不竭力以守矣。新舊兵  
幾五六十萬。以擁天險。無羽翼。豈能飛入。守境  
旣固。而後選精兵二十萬。分爲十班。每番以二萬  
進。撓亂之。或出沒於山林。或進來於島海。使。來  
則不能入。居則不能靜。而我又或結插以疑其心。



或招朝鮮以約內亂。著著皆動。使內武而我之  
畔將掠民。在中爲用者。皆可結而用之。使疑  
而殺之也。如此而始可圖也。既而大寧  
以東。漸可恢復。皇上所問強右股之說。始可積威  
漸次謀之。雖如我聖祖之犁庭掃穴可矣。聖祖設  
屯地於各郡縣以養屯軍。而田之所出卽爲餉。食  
屯糧之軍卽爲兵。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甚良  
法也。而其法久廢者。則以耕屯地者非屯軍。而應  
卯者皆雇募之人。雖有其名。而不可得一人之用。

兵與餉兩匱矣。今有可行之機於此。皇上今令各  
府州縣添武官添兵矣。而兵餉實未有所出。漫令  
有司設處。非派之民間安處乎。練餉已添之後。百  
姓膏血幾何。豈復堪此。皇上誠下一令。武官不必  
外求也。卽於衛所指揮千百戶中選用之。軍不必  
別募。餉不必別設也。各郡州縣之有屯地者。卽令  
其屯軍戍於其地。守其地。食其粟。而牛種則該有  
司設處給之。設處牛種。固少於設處兵餉。而牛種  
設處一年。次年軍可自備。又勝於年年設餉。以苦

嘉石山房文錄 卷一  
小民利害又較然矣。府皆有屯地。如州縣無屯地者。則令有司察絕地荒田。買閒田。以養無食之屯軍。戍於其所。久之所置之田。卽屯田矣。設處買田之費。可以永逸。亦愈於年年設餉養軍也。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可於一二年見其效矣。在皇上毅然行之爾。臣遵聖語。不敢粉飾。乞皇上採擇施行。天保采薇之治。臣且將立觀其盛焉。

陳四弊疏

崇禎十一年秋

臣以西陲小吏。蒙恩拔置諫垣。臣竊於召試。見皇上霽顏清問。又捧讀御製策問。殷殷以勦寇復屯田爲心。知皇上無肯不欲復祖宗之制。無肯不念天下小民之苦。無肯不欲諸臣之效忠竭力。以安內外。而無如諸臣之安於積習而莫之知輓也。請陳其弊。因病而藥之。庶其有瘳。一日民窮之弊。天下之本。在於百姓。而百姓願欲。莫先衣食。問其衣食所自出。大約出自田畝。勦餉之加。皇

上每以累民爲言。失信爲慮。田野小民。莫不知皇  
上軫恤苦心。聞之感泣。而用勦餉者。勦之而愈以  
多。撫之而反生亂。天下百姓。剜心割肉以供者。年  
復一年。止供其泥沙之用。今練餉之加。臣又恐封  
疆之臣。亦作此悠忽之觀。臣謂輓民窮之弊。在恤  
民。而當尋其所以窮之原。則勦寇禦之人。虧職  
業而困蒼生也。皇上誠下一令。用幾百萬金錢以  
勦寇。而寇不如期以平者。卽坐以妄費幾百萬金  
錢之罪。後之用練餉者。封疆諸臣。亦以體申飭務。

實得練兵之用。庶諸臣各實修職業。而天下小民。  
有息肩之期矣。一曰兵懦之弊。竭天下之物力以  
養兵。而遇敵當前。望風先潰。爲將者不敢問焉。迺  
搶掠百姓。幾同寇。聚衆而譁。噍噍語難。而將所  
不敢問者。則以兵多虛伍。而剝剋兵餉也。將身有  
弊。則法不可行。而平日姑息。則臨敵莫措。臣謂輓  
兵懦之弊。在法行。而當思其所以懦之故。則大帥  
偏裨。皆以虛兵尅餉。損威望而養兵亂也。皇上誠  
下一令。督撫稽各帥之兵。帥稽各營之兵。有伍虛

一人以至什佰。餉尅一分以至銖兩。皆立以法。寧可汰其冗員。而不可使糜餉。寧可厚其祿賞。而不可使剝軍。督撫鎮臣。各有親丁。足以制之。而上下無私。軍法可行。天下之兵。咸有敵愾之事矣。一日推諉之弊。天下之事。肯任者少。思脫卸者多。如先存一借端脫卸之心。豈復有真實任事之氣。故必專責之。而後功罪有所不得辭。不得辭其罪者。其成功可必也。臣見邇來邊疆之事。有功則交分其功。失事則互相推諉。卽其事後之推諉。則知當局

之不肯實用其心矣。臣謂輓推諉之弊。在專責。而必絕其所以推諉之端。則文武諸臣。皆當有不可逃之功罪也。皇上誠下一令。督撫鎮臣。先切責以先事之圖。勿臨事而張皇。先明示以專任之意。勿使敗而他諉。某邊責某臣。令之曰。選將自汝。選兵自汝。行賞罰惟汝。無掣汝肘者。某口責某將。偵探惟汝。烽燧惟汝。無分汝責者。有功賞莫汝吝。有罪汝無可借口。法不貸汝。如是而推諉之端。旣已先絕。皇上豈行臣對策中不肯抽察之法。而各邊文

武諸臣。怵雷霆之威。服日月之明。無不守畫一而竭心力矣。一曰虛耗之弊。天下之事。其始也簡。久之則繁。其始也清。久之漸淆。法久弊生。勢有必然。而常賴大聖人有以經緯之。溯其源而復其始。則惟新之意。卽行於典故之中。而天下因之長治。朝廷今日之邊疆。猶是昔日之邊疆也。祖宗昔兵數若何。餉數若何。以如此類。皆可相推。虛耗之情。固難遁鑿矣。臣謂輓虛耗之弊。在責實。而必杜其所以虛耗之孔。則大小諸事。皆當有不容紊之源流。

也。皇上誠下一令。各該衙門。各察某事。祖制若何。今若何。昔何以成。足後何時而弊生。今若何去其弊。而返其初。準於舊而宜於昔。一一如列眉。聽皇上斟酌神明之用。以祖宗之舊章。而參以皇上之化裁。諸務無不稱名實。而咸修舉矣。臣身逢堯舜之主。誠心自矢。而幼佩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之語。但有所見。敢不竭忠入告。臣所陳四弊。皆實見積習如此。而又實見可輓之機。故敢獻芻蕘於聖明之前。乞皇上採擇。嚴加申令。見之施行。天下富饒。

百姓康樂。兵食俱足。內外咸靖。必自此致矣。臣無任悚惶待命之至。

糾邪臣疏

崇禎十二年秋

臣自爲諸生。嘗見有刻成三朝要典一書。其中變亂是非。顛倒賢佞。臣不勝憤恨。指纂修諸人名手。擊之曰。此皆邪佞之人。阿附魏崔。以固祿位。遂敢倒置國是。至於如此。擊其紙幾碎。此天啟六年事也。未幾皇上御極。首逆伏誅。羣奸以次就法。欽定逆案。頒布天下。要典亂書。付之一火。臣伏在草野。忻斯快舉。不謂今經數年。而纂修要典之欲復出而就大臣之位也。臣閱逆案諸人事迹。多

以要典爲罪案。則纂修要典。多逆案中人而幸逃明矣。幸逃兩觀之誅。復免終朝之禡。以迎逆奸鼻息者。當清明盛世。猶得徼厠衣冠。優游人世。斯已幸矣。迺出而就大臣之位。豈不恥哉。且也要典之焚。謂其■可存也。而當珥筆纂修之昔。史臣曰三字。疊疊見。筆削摹畫。惟恐不工。則其人品心術。俱載其中。要典一火。而之人品心術。與烟俱飛。與灰俱燼。豈復有才力氣志。爲我皇上司典禮之事。而儼然秩宗於周南哉。臣察其本末。屢

經彈劾而去。曾蒙聖鑒。靳其熹廟實錄副總裁。而今有覲面目。復希進用。夫纂修要典者。必不可以總裁實錄。則不可以總裁實錄者。亦似未可居宗伯之席也。且爲人臣者。始可以比奸取容。久之尙可以徘徊進用。患得患失。鄙夫故智。不肖之人。尤而效之。將何極焉。臣新進之臣。毫無依傍。更與絕無嫌怨。但以擊奸邪者言官之職。誅亂賊者春秋之義。臣少業春秋。叨聖恩拔之言職。區區愚忠。矢心指佞。不敢自負。上負朝廷。謹具實直糾。

伏乞皇上裁斷。爲人臣戒。臣不任激切之至。

應詔陳言疏

崇禎十二年冬

臣辦事垣中。捧讀傳紅。因彗星垂象。皇上下修省之詔。且睿思及於政事。諭諸臣直言無隱。臣讀之而泣。竊思皇上爲天下憂勤誠至如此。天心未有不感。卽動者。人臣遇主。尙不直言。豈血氣之屬哉。臣惟上帝所最愛者斯民。皇上代天撫摩之。所以愛之無所不至。而天下多事。寇交訌。因之國用不給。賦役繁興。皇上原以如傷之心。行不得已之政。而奉行者多有不善。斯民困苦。未可殫述。前



入而者斯民。禦之兵。無軍法制之。殺人為級。掠物為賞。亦斯民。寇所在而殺掠者斯民。剽寇之兵。無軍法而殺掠民。大約如禦者。賣絲賣穀。以供惟政者斯民。而正供外。有遼餉。鄴餉。練餉。皆竭力供之。亦斯民。有司懼考成。而敲骨剝膚。血肉淋漓。以足正加額者斯民。貪暴有司。索耗私派。假催科為虐。而破產亡軀。以奉之。亦斯民。嗟哉斯民。天愛之。皇上愛之。用兵牧民者。刈之如草。眎若土泥。使天下民溝壑離散。遑遑而然。怨咨之氣。未免

皆有。上動天心。因而垂象。皇上靡寧一念。正與天應。臣聞保民者事天之實。如斯民乂安。天心必悅。彗星可隱也。乞皇上留意焉。臣又追憶皇上前諭旨。有誠正功疏。治平罔效之語。聖學粹精。將使治統道統合而為一。因思大學衍義補一書。宋臣真德秀衍之。先臣邱濬補之。內有誠正之要。治平之要。而又各有條目。凡安中國馭四夷之道。罔不備。五經諸史之言。罔不該。太祖高皇帝嘗大書殿壁。列聖屢令講之。經筵天下治道。實在於此。書其中意。

義。適符聖慮。伏乞皇上將此書特加御覽。選而行之。或令儒臣經筵進講。於聖學聖治。未必無補。皇上天縱聖人。何書不讀。而臣以此書言者。皇上萬幾之暇。博觀易勞。而精思不倦。則臣區區之愚也。至暫免行刑。皇上好生之心。一舉已遍埃垓。而道里之遠。文移之羈。恐有臨期未達。乞敕部卽刻馬遞飛傳。庶皇仁速於置陞。而四海民心。偕天心交應。若影響矣。臣愚甚。不敢不以實應。皇上明詔。伏乞採擇。臣不勝惶悚之至。

實廣仁疏

崇禎十三年春

臣數日間。竊見皇上有免派勦餉之旨。且諭張示曉天下矣。又上傳者。飯賑京中貧民。且諭使霑實惠矣。皇上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自京師達四海。仁聖之頌。洋洋風動。而臣不能不爲奉行者慮也。勦餉免派。旨在正月。而天下各處派糧之期不一。有正二月卽派者。有三四月始派者。臣計傳宣明旨。遠有數千至萬里者。卽近者。藩司下府。府下州縣。亦動淹累月。有先未知而派徵。方知而隱不

以告百姓者。皇仁有不及之地矣。伏乞敕部移文都察院。申明此意。馬上傳各省直。嚴檄速及。而後勦餉之免。實及天下百姓也。臣因思昨歲。練餉照畝。已經檄傳。後斟酌糧畝之間。先後爲數不一。自少而多者。固不患有司之不傳。自多減少者。深恐愚民之未曉。并乞敕飭各省直。嚴察以清弊端。臣又思張示曉諭。文告冗繁。吏書易於爲奸。愚民亦難觀聽。如勦餉。但大書十數字云。崇禎十三年。勦餉。奉旨免派。有司不許私徵。如練餉。大書云。某州

縣練餉。原照畝。該銀若干。自十二年卽奉旨從輕。照糧。該銀若干。不許混徵。藩司算數。撫按刻板。頒貼各城市鄉村。而私派混徵。可永杜也。煮飯賑濟。皇仁浩蕩。人人感德。五城御史。必竭■奉行。以副任使。而臣所慮者。每城乞丐。或不止一二千人。百人一釜。須巨釜數十。舂米入釜。水火交用。爲務至煩。御史勢必委坊官。坊官必另有委用之人。委至數十人。胥役賢愚不能皆一。則飯之精粗生熟。亦不能齊。煮粥稍不如法。或守候愆期。皆於飢民未

便。又思貧民環聚。望爨待食。勢不得散。千百乞丐。結聚晝夜。亦有可慮。臣愚爲不若散錢散米。一日散十日之數。以奉旨停日爲止。貧民無守候之苦。御史不必有委用之事。必躬必親。胥役無所用其手。貧民霑惠。似爲更實。臣前救荒疏已言此法。蒙旨下部。臣謂皇仁首敷。可先行之。輦轂下也。伏乞聖裁施行。臣思近在京師。飢寒羣黎。已蒙聖恩。天下大荒所在。救荒止賊。皇上敕各省直撫按。勿以申飭爲具文。天下窮民。俱霑實惠矣。

應詔直言疏

崇禎十三年春

自風霾示異。動皇上齋禱咨詢。臣以爲雨至風回。在旦暮矣。而初三日大風。初五日又風。黃塵四塞。夜風又甚。臣終夜徬徨不寐。愀然疑之。曰自古帝王。有齋居布袍。敬天勤民。如皇上者乎。桑林雲漢。無以加。何天變不止也。又思之曰。去歲彗星之變。朝下停刑詔。彗夕消。何風不然。已又思之。皇上停刑之詔。其實也。而今之齋禱。猶其文也。臣知皇上先以文卽繼以實。此豈得毋實尙未見。而天不之

信乎。臣敢直以實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實。皇上不得已之事也。餉因兵派。而皇上減兵以省餉。天下已共識嘉惠萬民至意。兵減而餉未減者。皇上為國家經費計。且恐一派即減。萬民未必知。而貪吏藉以飽其私也。臣乞皇上下一詔曰。練餉今年全派外。明年兵若干。餉若干。其加派之數。預使萬民知。而吏胥無所用其手足。食足兵而使民信之。千古政事之經也。萬民眎聽。即天眎聽。事雖在來年。而實已見於今日。如此而天變不止。臣不信也。刑

獄以待有罪。亦皇上不得已之事也。罪輕罪重。皆彼自取。雷霆雨露。有何成心。捧讀傳詔。殷殷以刑獄問矣。臣乞皇上取獄之輕重。而一一審之。睿慮以疑信之界。為人生死之關。厥罪為何。於法奚當。信於法而信於心。無論疑於法而疑於心者。與夫疑信半者。酌之議之。自古治道。備在典謨。虞舜古好生帝。皐陶古執法官。而所以明良相告語者。曰罪疑惟輕而已矣。誠繹典謨之旨。下明刑之詔。皇上停刑一語。可以消彗星。豈明刑解網。而不可以

反風乎。如此。而天變不止。臣不信也。臣具疏間。見南臺臣胡接輝疏。南京有雨土雨灰之事。又前總漕臣朱大典疏內。鳳陽地震數見。有聲如雷。皆起西北。而數日暴風亦俱起西北。災異迭告。人心懼憂。內順外寧。理本非二。凡所以內消災沴。外靖邊疆者。惟恃皇上一心。臣敢不避斧鉞。據實直言。以效芻蕘。伏乞聖明採擇施行。

詳察密封疏

崇禎十五年秋

臣接錦衣衛所傳紅本。廼逃帥楊德政奉旨正法也。臣密緘同駕帖還之矣。次又接御書緘函發科者。卽此本也。臣又密緘藏之垣中矣。然自逃帥正法西市。道路之口。皆素恨此帥。妄議練總。毒害天下。又知其驕橫剝軍。怯猾善逃。罪不容死。人人快之。而明旨。人皆未見也。凡係密封。皆不抄發。若不請明。誰敢宣布。而臣思此本之爲密封者。原恐此機一洩。罪帥或自引裁。而不得行法。今其人已誅。

自當明正其罪。使國人知之。以昭國人殺之之義。竝使九邊聞之。知朝廷有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之心也。語云。信賞必罰。必於耳目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豈如此可聞可見之事。而反閉天下之耳目哉。伏乞敕下發抄。以便遵行。而臣因思各垣之密封。似此者多也。臣愚以爲有必當密者。有不必密者。有密於事先。而不必密於事後者。有當密於今日。而不必密於明日者。如勦寇。事關兵機。方且動於九天。藏於九地。何可不

密也。如何邊。寇擾某地。動靜之情。勝敗之事。廷臣知之。以便各獻芻蕘。各要害知之。以便共圖備禦。何必密也。况邸報之抄傳。有定。道路之訛言。無端。疑揣轉甚。張皇孔多。廷臣縱有所聞。未免因而籍口。何可密也。如制之策。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已矣。仍當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勦寇之謀。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寇已平矣。仍當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勦寇。此可密於事先。而不必密於事後者也。如逮有罪之人。不密。恐其人將

遁人已獲矣。則必昭布其所以逮之故。如誅有罪之人不密。慮其人將自裁。人已正法矣。則必昭布其所以誅之實。此當密於今日。而不必密於明日者也。蓋人臣事君。原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言。而朝廷行事。更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慎密原爲成事。事成便復昭然。所謂理本相成。變而不失其常者也。臣今日不言。而使朝廷一皆慎密之事。因循沿爲故例。甚至科錄史館。皆不能啟什襲之藏。而筆之。而一皆之疑信。猶其小者。後世之信史。何所取裁。且謂壅蔽綸綍。自臣等封駁之。臣始矣。臣用是兢兢然懼。敢因請旨發抄而并及。



劾罪督疏

崇禎十六年夏

臣嘗讀史總論曰。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斷則有功。勸而有罪。懲。此真天下萬世之言也。自二帝三王以來。循之則治。違之則亂。未有易此言者。臣不能不望皇上反覆斯言。而再反覆於督師范志完之罪案也。志完之罪何罪乎。身為督師。所督何事。絲入口。其罪。入不能過。南下。其罪。既南下矣。而不肯。以致河間臨清諸要地。立。手。魯之藩王染血。宮眷蒙辱。其罪。東。

而借口護藩。不肯離青一步。實借藩以自護。致山左七十餘城。化爲血土。其罪。而北。營未動。范騎先馳。名爲抄前。實前導。恐水溺。則插標以記淺處。恐礮傷。則掘之。使不得發。恐兵襲。則斫樹而識無兵。難民萬口如一。呼督師爲奸細。其通之罪。又甚明也。騎旣北。震驚神京。志完或邀於塗。或之邊口。未始不可致力。而已過天津。則又不抄前而止尾後矣。彼其層層脫卸。自寧而關。自關而薊。以至今。故智則然。無足怪

者。而牆路之失守。則范兵至。而實守將以多金。范兵再至。縛守將。出口矣。密撫王繼謨之初報。豈不鑿鑿乎。其出口之罪。又甚明也。且也界嶺素有守將。至今人猶稱之。而志完當日。偏力去之。而補一柏永鎮。永鎮甫補。而界嶺卽納矣。天下廢將尙多。而志完偏薦劉超爲關鎮。幸聖明在上。未用劉超於關門耳。使如督師之言。而劉超出其據永城。勾砦賊。殺撫臣王漢。臺臣魏景琦之手。一試於關門。關門豈朝廷之有乎。合此二事。志完之

肉。真不足食。志完之心。恐路人亦知之矣。此又非其黨逆之罪甚明者哉。初入口。臣嘗具疏糾范志完。馬成名。潘永圖三臣矣。後因臣同官論及功罪。臣又出抄參到部。言范志完趙光抃之有罪無功矣。總之此番封疆之事。諸臣皆有罪之人。而入口。則志完獨也。諸臣之罪。皆無可逃。而

黨逆。則志完獨也。志完無尺寸之功。而何以贖彌天之罪。皇上行祖宗之法。而豈獨寬一壞盡封疆幾危社稷之督師哉。且志完之罪。重於馬成名。潘永圖。而不與同罪。豈法之平乎。况志完不誅。其何以告天下。而示威於四夷。志完不誅。何以答天下之藩王。志完不誅。何以謝直省百餘城慘死百萬萬之生靈。與不惜軀命格立死之文武忠臣義士。志完不誅。何以示目前料理封疆守邊守口之督撫將士。又何以震一省之人心。以示臣子萬萬年為朝廷守封疆衛社稷忠君父之法程。試以違事觀之。自初守汴城。業已敘錄。後水衝汴失。藩王出走。諸臣狼狽而逃。原無可敘。而一省細人。妄干

聖澤。不過一事之偶然耳。而楚承襄之間。遂有偕藩出走。而且援汴例。思敘者矣。彼豈不知國君有死社稷之義。人臣無失土之賞哉。偶因功罪賞罰。未得其平。無勸懲之正。而生僥倖之心。故也。事莫大於封疆。法莫嚴於軍旅。方去。中外瞠眙。臣方且慮之。以爲及今明法急圖。猶恐其晚。而况負彌天之罪。如志完者。方以城旦之身。擁金穴而嬉國憲。安知此昔之邊臣。不觀望遲回而懈事。天下凡有封疆之任者。不效尤而大悞我國家。嗟乎。天下事豈堪再悞哉。所以然者。志完以絕世神奸。兼千古奇貪。虛伍糜餉。漁將剝軍。無所不至。藏金穴於宣武門內。子僕盤據。分爲布置。啗人以利。怵人以害。亦無所不至。以故身在功罪之中。與身在功罪之外者。或不肯言。或不敢言。遂至如此大案。相眎而噤。不發一語。臣竊痛之。臣言及此。臣髮欲豎。惟望皇上自爲社稷計。立逮志完而誅。宣示九邊。以爲邊臣不忠而誤封疆之戒。臣言出禍隨。所甘心矣。

辭闕效言疏

崇禎十七年秋

臣繇水路北行。沿途因兵少行糧。候糧者二日。又舟阻風牽。輓不前。八月初五日。始抵淮安。一面卽覓馬騾馳渡河北去。聞河上土寇熾甚。自北來者數千人。結隊行。猶必與土寇格鬪。而後能過。臣仗陛下威靈。且與鎮臣陳洪範等同行。皆有隨行將士。料無他虞。獨是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孔子之訓也。臣之志也。而辱君命者有二。禮節辭氣。屈則辱。臣不肯屈也。欲屈臣則臣死。至於通好事情。則辱

又多端矣。仗義驅逆賊去。而爲先帝發喪。此義舉。爲昔所不能。臣亦義之。陛下遣重臣以銀幣酬之。舉朝以爲當然。臣銜命以山陵事。及訪東宮二王的耗。遑而敕書中竝及通好之事。陵京在北。實我故都。成祖文皇帝列宗之弓劍已藏。先帝先后之梓宮未奠。庶民尙依墳墓。豈天子可棄陵園。若好義處榆關以東。而以勲臣吳三桂爲畱守。春秋霜露。不損抔土。而南北互市。榆關爲界。如遼年遼陽故事。中國之商利。濫貂之人。

利縉絮華。各安其所。各得其欲。中國之利。亦之利。此臣所知也。然道路傳聞。闖賊盤據晉中。以多寇守紫荆倒馬井陘等關。似賊不甘心於與爲難者。果爾。則吳鎮鼓君父不共之讐。效始終不渝之義。鼓行而西。破賊於晉。追賊及秦。必殲之。迺已。卽我國家亦當與師十萬。以聲闖賊之罪而誅之。命可代我師。臣過揚州。晤問臣萬元吉云。若肯爲我殺賊。當有以餉之。餉之名美於金縉。而有殺賊之實。餉之名。用兵則用餉。兵

止則餉止。而非歲幣之比。臣思其言。是一道也。而二者之外。非臣所知。若強臣。則臣必不應。臣不應。則臣必死。不能自立。則有兩辱。能自立。則有二死。持此二死。可以一選。宋臣富弼之言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臣甚壯之。國辱臣死。臣何愛焉。獨是臣渡河而北。生死未知。願以辭闕之身效一言。臣所望於皇上者。恢復一統之事。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復之氣。皇上所處者。偏安之勢。而近日朝政。竝非偏安之局。舉朝恬然。知有偏矣。而未嘗求

安也。漢臣諸葛亮云。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偏安且不可。而况未安乎。臣行矣。臣行之後。望陛下昔昔以天下爲心。昔昔以先帝之讐。北京之恥。爲心。瞻高皇帝之松楸。而卽念成祖列宗之陵園。現有黍離之痛。撫江上之黎氓。而卽念河北山東之赤子。恐有補之羞。臣言及此。臣淚如麻。吳一國耳。尙縣膽而嘗。以不忘其父讐。宋高宗亦能守江南。而後世以其忘二聖爲譏。臣望皇上爲恢復一統之主。而能不惓惓乎。臣行之後。望皇上命諸臣

昔昔以整頓士馬爲事。勿以臣此行爲必成。卽成矣。勿以此成爲可恃。昔昔進諸臣而清問之。萬一騎南下。士馬可渡河而戰否。必能渡河而戰。而後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而後能拱護南都於萬全。此一定之理之勢也。宋真宗昔契丹侵澶。寇準請駕幸澶州。真宗至澶州。軍士望見御蓋。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乃求和。解兵而歸。皇上必預定澶州之志。而後廷臣有寇準之心。亦必諸臣能有寇準之心。而後臣可爲富弼之

事。富弼語契丹曰。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卽欲能保其必勝乎。臣亦當語曰。今天子

聖明。登極於高皇帝之舊都。勵精圖治。無昔不以殺賊報讐爲心。賢人滿朝。直言敢諫之士皆在列。江上戰船十萬艘。皆閩越水犀之師。河上精兵數十萬。旌旗金鼓。絡繹千里。好則始終之義。不好則我朝亦無藉此。气才而後可好。亦惟米斤以好。而後事可久。此亦一定之理之勢也。臣業春秋。素遵孔子內華外之訓。而使臣爲酬之行。



臣原請者。收拾山東。結連吳鎮。竝可取臣母之骸骨。而今以酬。臣竊內痛於心。惟奉君命而違。以不辱自許。以死自矢。以報君之命。而竝完父母所生之身。死無恨耳。更有進於陛下者。先帝以求治之主。而罹天崩地坼之大變。臣每中夜悲泣。求其故而不解。後見殉難者寥寥。乃思宋臣張栻所云。仗節死義之士。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爲不易之論。先帝之朝。諍臣少耳。孝經云。天子有諍臣。七人。不失天下。語云。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又云。甘言疾也。苦言藥也。今天下止有一半。痿痺之疾也。皇上欲治天下之疾。須聽賢人君子苦口之藥。此尤恢復之先務。而折衝之本謀也。總之。遠如河北之地。雖在遠而勿忘。直如汲黯之流。雖逆耳而莫棄。微臣雖赴故都。實同萬里。犬馬戀主之言。冒死不知忌諱。願垂聽焉。

恭復諭旨疏

宏光元年

臣所奉敕書。首重慰告十二陵。會議奠安先帝。先  
后山陵事。不受御書。遂至相格。不能赴昌平一  
步。屢與力言。漠然不應。山陵近在咫尺。望惟涕泣  
而已。至奠安先帝后山陵。原奉敕諭謝陞盧世灌  
會議。迺為內院矣。雖受敕書。駐德  
而不敢來矣。臣等自十月二十七日。兵隨向南  
行。二十八日次河西務關。相向泣曰。此行原為祭  
陵哭先帝而來。今而禮勢不能行。臣有捧

齋皇上祝版。鎮臣陳洪範齋有制帛。大禮未行。何以報命。遂議望祭之禮。臣等與贊畫張維光生員王言草定儀註。鎮臣陳洪範備整牲品。遂於次日五鼓。先望祭祖宗列聖帝后。隨望祭思宗烈皇帝。孝節烈皇后。祝版俱已。莊讀。隨同制帛俱焚訖。贊禮。選隨行官生及將官通文墨者。雖造次。不敢不誠敬盡禮。而我堂堂祖陵。使臣遠奉君命。而不能一叩首山前將命。是臣等所痛心悲泣而不能已者也。至先帝先后。值社稷之陽九。盡乾坤之正命。

梓宮抔土。尙未成禮。又臣等同官生將士所悲號流血而欲絕者也。臣又先奉先帝察覈之使。不得復命梓宮之前。益甚哀號。惟具祭本號泣望焚。此臣等不得已而望祭山陵之罪也。至先帝先后梓宮一事。臣等自沿途訪問。言各不一。有言葬入田貴妃墳內者。有言隧道未開完而草草掩葬者。臣等聞之痛心。曾密遣加銜遊擊楊三泰守備張良佐家丁劉希顏間道密遣昌平山陵一帶探問。十二月二十三日得其回報。內稱泰等扮作買藥材

客人前選昌平。問先帝梓宮。人亦多未真知。泰等於二十二日。假設看山。同本地人。繇西山口進小紅門。卽先帝葬處。名翠華山。原是田貴妃已葬墳墓。夫頭江大。領夫五十名。於本月初七日起工。正開隧道。又有監工內官王高等三員。泰等看開土已見石門。遂自稱行商百姓。望石門叩頭數十。前有琉璃破香爐一箇。內盛黃土。點起真香。暗祝保佑中興。復整山河等語。將隨帶紙錢焚燒。流涕不止。旁觀俱皆感傷。隨拉江大於道旁松樹下。細問

前事。江大云。四月初一日。流賊用人三十六名。擡先帝柩至此。停紅棚內。又用人十六名。擡周娘娘柩竝停一處。昌平州鋪行百姓。共斂錢三十千。以開隧道。又有本州駐劄戶部孟主事同知州共看葬。四月八日入穴。先帝柩在中。周娘娘柩在左。將田貴妃柩移在右。今有攝政王疑惑未葬入穴。因此開看。便於修造碑亭。見在動工。又神廟劉貴妃已開土入銀泉山穴等語。又探得各陵殿宇皆存。隔扇器物不全。昌平東門外松樹。伐去大半。紅

門內樹木亦動些須。又探得禮部出示。內稱炤得明朝十三陵。每陵設內官四員。陵戶二十名看守。禁止樵牧。給香火田二十二頃。等語。秦等恐人盤詰。星夜回報。又報先帝隧道寬二丈深二丈五尺。等語。臣等聞報。慟哭不止。隨於二十四日五鼓。望先帝山陵。率各官叩頭訖。此臣等不能親叩先帝山陵之罪也。至於東宮二王的耗。沿塗訪問。言者亦不一。有言流寇向山海發兵。人皆見同先帝皇子兩位出者。有言流寇敗回。在通州西門上見一位。有父老涕泣。進果進履者。有言寇西遁。皆人親見。挾一位在馬上出城者。十一月二十三日。守門官口稱先帝皇子到禮部。臣隨令人密偵。報稱有認者。有不認者。不認如皇親周奎。太監賈應庚。百姓盡皆痛毆。凡認者保者官民數十人。皆卽殺訖。真偽未確。抄有示一張送閣。因此示於中。知賊內有先帝皇子。又知先帝公主在周奎家。聞年十四矣。爲先帝手刃斷一手。死而復生。又聞自稱皇太子者。見在刑部。在。以爲假。而道路百

姓之口多以爲真。卽中亦有言真者。示虛實。亦未可憑。臣等羈閉此地。旣不能出見皇太子。一問真僞。又無從向。置一語。聞之惟有痛心流涕。此臣等所聞東宮二王之消息也。爲此據聞上奏。十二陵之松楸。未爲無恙。先帝之弓劍。未爲妥藏。東宮二王有在寇中者。不知南中有確信否。而見在。中者。真僞交傳。令人惶惑。如有曾侍皇太子者。問其一二確識。卽可辨矣。無如臣等在此。不能晤一人何也。俟有歸期。官有來署中者。臣等當與之力言。辨識以取真耗。另奏。伏乞聖鑒施行。臣祭告先帝一本。未敢呈御覽。惟抄送閣。臣等不勝惶恐激切之至。

嗟乎左蘿石祭烈皇帝文安在予每一興思輒悲  
慨繼以惋惜不絕也當蘿石北使昔曾緘二疏與  
一祭文畀予而不知何以疏見文不見嗟乎亡矣  
迺予近讀楊斛山集見有楊椒山祭公文而又有  
思也夫是兩公者氏同字同直諫與拷詔獄同故  
當其此蓋棺而彼坐辟也以炎午祭人寓淵明自  
祭激壯真摯非婦人淚而忠臣心而獨怪椒山全  
集內何以不載故予且驚且喜亟呼役錄入謂猶  
之從秦火見汲冢云爾且以失而復得離而復合

者爲椒山忠言喜也雖然蘿石獨非忠言耶嗟夫  
亡矣豈烈皇與蘿石俱不幸故是文亦同歸不幸  
乎曰不然彼斛山與椒山又豈幸者然則是文無  
迺終有幸哉

年弟李清拔淚識

蘿石山房文鈔卷一

終

大清乾隆五年二月開雕

從立孫

彝勗恭錄

光勗恭校





